

谁才是真正的蝴蝶夫人

——《蝴蝶君》对东方主义的颠覆

鲁丁香

(云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昆明 650500)

摘要:美籍华人剧作家黄哲伦的《蝴蝶君》以一位法国外交官伽里玛与一位中国京剧演员宋丽玲的故事展开。本文尝试从对东方主义的颠覆角度来探讨在《蝴蝶君》中主人公伽里玛和宋丽玲谁才是真正的蝴蝶夫人,以此来证明柔弱的并不一定只属于东方,从而颠覆东方主义中的东西方权利关系。

关键词:东方主义;颠覆;蝴蝶夫人;《蝴蝶君》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958(2012)06-0030-02

Who is the Real Madame Butterfly?

——the Subversion of Orientalism in M. Butterfly

LU Ding-Xiang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Chinese-American playwright David Henry Hwang's *M. Butterfly* develops with a story between a French diplomat Gallimard and a Chinese Peking Opera actress Song Liling.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will try to explore that who is the real Madame Butterfly between the characters Gallimard and Song Lil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bversion of Orientalism, which attempts to prove that weakness does not necessarily belong to the Orient, thus subverting the power relation between the Orient and the Occident in Orientalism.

Key words: orientalism; subversion; Madame Butterfly; M. Butterfly

一、引言

黄哲伦的《蝴蝶君》是以意大利剧作家普契尼的著名歌剧《蝴蝶夫人》作为颠覆的原型而创作,“通过对观众心目中的文化与性别假设的挑战”^{[1]P59},“使东方女子的形象挣脱了‘边缘’枷锁的束缚,从‘边缘’走向‘中心’”^{[1]P70}。在《蝴蝶君》中,不是代表东方的“蝴蝶夫人”的化身宋丽玲为伽里玛自尽,而是代表西方的伽里玛被对东方女子的幻想所欺骗,并无法承受被抛弃的命运而自尽,从而颠覆东方主义的东西方权利关系,打破西方对东方人的刻板印象。本文从对东方主义的颠覆角度,认为伽里玛才是真正的蝴蝶夫人,宋丽玲只不过是一位经过伪装从事间谍活动的“蝴蝶夫人”而已。

二、东方主义

1978年美国人爱德华·W·赛义德在《东方学》中将“东方主义”定义为:“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1]P4}也就是说,西方关于东方的认识并不是建立在他们对东方的真实了解基础上,而是西方人对“他者”的想象性建构或者是一种西方强化自我、优越的策略性建构。

于是,“东方主义者建构的东方是一个被动的,如孩子般的实体,可以被爱、被虐,可以被塑造、被遏制、被管理、以及被消灭”。^{[1]P9}因此,“西方对东方的强权因而就被人们想当然

地作为科学的真理而加以接受下来”^{[1]P57},作为控制东方的武器。

《蝴蝶夫人》是一位东方女子为西方男子殉情的故事,它帮助西方世界“策略性建构”西方的自我优越性,实现了西方对东方的统治和男性对女性的控制。但黄哲伦的《蝴蝶君》却是一部有意识颠覆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的剧作,解构西方人对东方女子的刻板印象,颠覆原有东西方权利关系,成为东方主义对立的声,重新打造东方的形象,从边缘向中心发出挑战。

三、宋丽玲——伪装的蝴蝶夫人

在东方学中,“蝴蝶夫人已不再是一个个体,她代表着东方女性,被升华为东方及东方女性的形象定式”^{[1]P70},体现着东方女性温柔、顺从、被动、谦卑的特性。在伽里玛看来,宋丽玲来自东方的中国,她就该是一个温柔、害羞和顺从的东方女子,而且他所看到的也似乎确实是一个让他心动的东方蝴蝶。宋丽玲的京剧表演,中国的茶艺,中国风的服饰,谦卑的态度等都让伽里玛觉得她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女人,但伽里玛却始终没有看穿这只不过是宋丽玲的一番精心的乔装打扮。

事实是宋丽玲作为一个极为了解东方主义,了解的西方比伽里玛所了解的东方还要多,并且是个从事特殊职业的人,极为容易地固化伽里玛内心深处对东方女性的害羞、谦卑、温柔、对性保守等特质的印象,从而使看似被动的一方始

收稿日期:2012-11-16

作者简介:鲁丁香(1988——)女,云南省大理州人,云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终掌握着主动权。伽里玛想看到什么,宋丽玲就让他看到了什么。

宋丽玲在这一切中的所做所为只不过是更好地让伽里玛印证他所深信的那些东方主义信条,让他深陷其中并以为自己早已控制住了对方。然后事实证明这一切只不过是宋丽玲为了更好地控制伽里玛为自己提供情报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果说,东方主义是西方人用来统治东方的工具,那么此时的这一工具早已被东方人所掌握并加以利用来反抗西方的统治。在法庭上,宋丽玲与法官的对话也证明了她是一个对西方的东方主义极为了解并能充分利用的东方人。宋丽玲认为东方主义这个秘密的知识有两条法则,“一个法则是:男人总是相信他们想要听到的东西”^{[12] (P 128)},“第二条法则是一个西方男人一接触东方——他就已经迷惑”。^{[12] (P 128)}“西方认为它自己是男性的——巨大的枪炮,庞大的工业,大笔的钞票——所以东方是女性的——软弱的,精致的,贫穷的……但是富于艺术,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智慧——这都是女性的智慧……从内心深处,西方相信,东方在骨子里想要被支配——因为一个女人不可能独立思考”。^{[12] (P 129)}这一切都指导了伽里玛在现实东方的生活,西方是男性化的统治者,而东方是女性化的,天生想要被统治。

因此,与伽里玛相比,这只东方蝴蝶并不柔弱和顺从,尽管穿着女性的衣服,但极具男性气概。为了给中国政府搜集情报,所以才不得不隐藏了自己的性别身份。相反,伽里玛有着男子的外表,内心却严重地女性化,成为东方主义中弱势的一方,软弱无助地被宋丽玲所掌控,颠覆了东方主义中东西方的权利关系。

四、伽里玛——真正的蝴蝶夫人

伽里玛作为一个来自西方在东方收集情报的法国外交官,不免深受西方的东方主义影响,为自己构建了一个牢固却虚幻的东方。在与东方人交往中,他内心的这种幻想始终在支配着他。尤其歌剧《蝴蝶夫人》在西方的流行,更加强化了伽里玛对东方的幻想,固化了伽里玛脑海中对东方女性柔弱和顺从的刻板印象。

在平时的生活中,伽里玛工作成绩一般,在家中懦弱无能,找不到尊严。他的妻子怀疑他没有生育的能力,他的朋友马克说他是“软骨头”。^{[12] (P 135)}但是,伽里玛一直坚信他会像平克顿一样拥有一心只属于自己的蝴蝶夫人,像秋秋桑一样,能被自己所驾驭。而不是像西方女子那样,甚至凌驾到自己的头上。

当伽里玛第一次见到舞台上扮演蝴蝶夫人的宋丽玲时,就被她典雅却略含羞怯的表演所吸引。“这个……这个蝴蝶简直没有噪音——但她却优雅,柔弱……我相信这个女孩。我相信她的痛苦。我要把她拥入到我的怀里——她是多么的柔弱,甚至,我都可以保护她,把她带回家,纵容她,娇惯她,直到她露出笑容”。^{[12] (P 26)}从这一刻开始,伽里玛认定她的蝴蝶夫人出现了,并盲目地认为她就是柔弱的。也正因为伽里玛内心深信的东方女子形象,使自己从此落入了宋丽玲的掌控中。

当伽里玛提出想要看见宋丽玲的裸体的时候,宋丽玲说,“我想你会尊重我的羞耻心”。^{[12] (P 24)}当然,对伽里玛而言,他相信羞涩是东方女子的特性。而更为重要的是他此刻已经有所意识到如果他真的把宋丽玲的衣服脱掉,他可能会发现些什么,所以他不愿意也不敢轻易地脱掉宋丽玲的衣服,不愿失去自以为已经获得的“支配一个漂亮女人的权力”^{[12] (P 57)}和生活中重获的尊严,即使“我心里的某个地方始终知道,我的快乐就是暂时的,我的爱情是一场欺骗。但我的心牵制着这个认识”。^{[12] (P 137)}可见,伽里玛早已被内心的幻想蒙蔽了双眼,即使有所发现,他也不敢承认。

当法国大使馆的图伦向伽里玛询问有关中国的情报时,伽里玛凭借他对东方的虚假认识,即“在西方和东方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12] (P 72)},“东方人总是向一个更强大的力量屈服”^{[12] (P 73)},所以他认为越南是不会向美国发起抵抗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最终美国在战争中失利。而且伽里玛预测的每一件事几乎都没有在东方发生。相反,宋丽玲却

从伽里玛那里获知了有关美国的精确情报。最后,在伽里玛因泄露国家机密犯了叛国罪而站在法庭上,看到宋丽玲以一个男人形象和间谍的身份出现的时候,他却不相信他所看到的一切,“这完全不像我的蝴蝶”。^{[12] (P 131)}当宋丽玲当着伽里玛的面脱光的时候,伽里玛命令她停下来,并说:“你只存在于我的想象中!所有这些都在我的想象中!我命令你!停住!”^{[12] (P 135)}宋丽玲不再听从伽里玛,这时觉得蒙羞的不是宋丽玲,而是伽里玛。他不想面对这一切的事实,更不想面对一直存在于脑海中的那份对于他来说是完美幻想的破灭。

一直被伽里玛深爱着的“蝴蝶夫人”宋丽玲其实是一个男性,一个间谍,那么伽里玛心中的那个害羞又谦卑的蝴蝶夫人去哪里了呢?其实,她一直存在于他的心中,他爱上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人,而是爱上了那个完美东方女性的幻想和谎言。“我所爱的就是谎言”^{[12] (P 140)},“有一个属于我的东方的幻影。穿着旗袍和和服的苗条的女人因为哀伤那些没有价值的外国鬼子而死去”。^{[12] (P 143)}

那个柔弱的女子不是宋丽玲,而是伽里玛。他并没有控制住这名“女子”,反而被他坚信不疑的“蝴蝶夫人”所控制。在监狱里,伽里玛最终与他“蝴蝶夫人”的幻想融为一体,穿上和服,扮上日本女人的相,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成为了真正的蝴蝶夫人,颠覆了《蝴蝶夫人》中的东西方的权利关系。总而言之,宋丽玲只不过是伽里玛自己内心幻想中构建出来的“蝴蝶夫人”,她一点也不柔弱,更不是女人。而伽里玛才是那个真正意义上的蝴蝶夫人,他活在了自己所建构的东方幻想中,他并没有重获尊严,并没有得到支配的权利,反而彻底沦为被支配者,最终不得不面对真相,而对属于他的悲剧,懦弱无助地死去,“我的名字叫瑞内·伽里玛——同样作为蝴蝶夫人而广为人知”。^{[12] (P 144)}

五、结语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伽里玛才是真正的蝴蝶夫人,宋丽玲只不过是一位经过伪装从事间谍活动的“蝴蝶夫人”而已。因此,《蝴蝶君》颠覆了东方主义的信条,证明柔弱的并不一定就只属于东方,东方仍具有男子气概。

但总而言之,作者黄哲伦是希望通过《蝴蝶君》这部剧让我们能看穿东西方之间长期存在的文化和性的误识,能够从东西方双方的利益和立场出发,来相互真诚地面对对方,避免去扮演东方主义中那种孤立的二元对立的角色,不是统治即是被统治,失去平等的生存发展的机会。而应当学会在一个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时代相互包容,互相学习和借鉴,为共同的利益而努力。

参考文献:

- [1] 爱德华·W·赛义德. 东方学 [M]. 王宇根,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 [2] 黄哲伦. 蝴蝶君 [M]. 张生,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 [3] 齐亚乌丁·萨达尔. 东方主义 [M]. 马雪峰, 苏敏,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 [4] 赵莉华. 蝴蝶君: 后殖民解构与后殖民解读 [J]. 华文文学, 2004(64): 69-74.
- [5] 朱新福. 蝴蝶君: 从边缘走向中心 [J]. 苏州大学学报: 学社会科学版, 2004(4): 70-74.
- [6] McLeod, John. Beginning Postcolonialism [M].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 [7] Skloot, Robert. Breaking the Butterfly: the Politics of David Henry Hwang [J]. Modern Drama 33.1, 1990: 59-66.